



十 九 世 纪 的 旅 行

河上漂流记

【美】约翰·巴勒斯 著 马永波 石 蕾 译

漫步山野间

跟随蜜蜂的指引

寻找一份恬静的心情

伴随西奥多·罗斯福等人身边的一本自然散文集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河上漂流记

【美】约翰·巴勒斯 著 马永波 石 蕾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上漂流记/(美)巴勒斯著;马永波,石蕾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十九世纪的旅行)
ISBN 978-7-5078-3427-7

I. ①河… II. ①巴… ②马… ③石… III. ①游记—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2686号

河上漂流记

著者	(美)巴勒斯
译者	马永波 石蕾
责任编辑	李卉 张婧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址	www.chip.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50千字
印张	75
版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78-3427-7/I·306
定价	20.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我对将我的这本书以其第一章的名字“皮帕克顿”命名越发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故乡溪流的印第安名字。我在皮帕克顿流域出生，并在那儿度过了青春时光；我的亲人长眠在皮帕克顿沿岸；同样也是在那里，虽然看似微不足道，我却收获良多；我将这些收获写在这本书以及之前的几卷作品中。

“皮帕克顿”一词据说是“水流联姻”的意思，这本书也是许多溪流的“集合体”^①，于是，它的这个意义便很好地表达了我的写作目的。

皮帕克顿发源于群山中的深隙或峡谷，是最为狂野、最为崎岖的景象之一。在这一裂缝的底部，长达一英里之多，没有路也没有溪流。两侧都是被一个个倾斜突出的悬崖峭壁所遮断了的山脉，陡然地高高升起。大约半个世纪前，一家虔诚的苏格兰人穿过峡谷，到达这里。这家的男孩凝视着这片可怕的荒芜——这

^① 指这本书中将记录许多河水、溪流。

种野蛮和无人的景象与他在家里看到的任何景象都不同——紧紧地依偎着母亲，问，“妈妈，上帝在这里吗？”

然而，皮帕克顿的水流是平和的，尤其是我青年时代曾失足跌入过的上游河段，可皮帕克顿所有的支流却都是湍急的溪涧，是世界上最大限度上用泉水供给而成的溪涧。将高地上的村庄的水带走的皮帕克顿，由卡茨基尔山脉下陷的推动力提升到绵长伧倭、崎岖茂密的群山上。皮帕克顿更是以其优良的奶制品和农产品而著称。许多年前，因为焦躁不安的少年本性，我突然挣脱出了这群山的古老纽带；可我的心一直在这儿，那么我为什么不应该回来，以这古老河流的名字命名我的一本书呢？

目 录

001	第一章	皮帕克顿：夏季航行
029	第二章	泉水
044	第三章	蜜蜂的田园诗
067	第四章	自然和诗人
108	第五章	途中所记
163	第六章	小路
171	第七章	一束香草
196	第八章	冬天的图画

第一章 皮帕克顿：夏季航行

夏日的一天，我考虑下到东部或者特拉华的皮帕克顿支流航行，我好似要为此开始找个理由，要有送别，要有准备，让这个计划有开端，有组织。我在造船时意识到这是个愉快的想法。我还应该怎样提升风力呢？造船使我的血液沸腾，并激发了我的灵感，更刺激了我航行的欲望。这不像是为了寻找财富而做学徒的欲望，也不同于为赢得工具的使用权而产生的欲望。在大多数计划中，诱惑总是离谱得很；我们想从别人离开的地方启航。回到“树桩”上^①，看看自己的动力是什么。独自扬帆出海的渔夫，钓鱼之前，就设想着如何带回鲟鱼；孤身出猎的猎人，打猎前，便设想着猎物已经押给自己了。

我的船造好了——非常简单——我像男孩一样渴望出发。我担心在我弄湿船底之前，河水就会退去。这种热情激起了我对

^① 树桩，指残余的部分，此处接上文指从别人离开处，也就是别人没走过的地方准备开始启航。

航行的极大期待。我应该会让自然震惊，并从她那儿窥到秘密。我要在她面前无声地滑走，看看那些柳枝构成的屏风和变幻的波纹是如何被隐藏的。作为一个渔民兼步行者，我仅能在某些位置接近溪流：而如今宁芙^①最私密、最僻静的静居所竟向我敞开了门，每个弯曲、每个漩涡、每个被沼泽遮住的小湾、每个被桤木墙挡住的通道……都将在我的桨下划过。

在亲近自然的航行中，应该与谁为伴呢？这个问题一直很重要。在你和你的选择之间总会有人选强加于你，独占你的注意力，麻木你的羞怯感，使你的智慧仅能展现一半。而我想要为伴的却是一只狗或者一个男孩，抑或是有狗和男孩美德的人。这些美德包括透明、和善、拥有好奇心和开放的感知力，以及树木、成长、无法表达的自然力所拥有的那种无名的品质。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独自一人，却并不孤独；你自由随意，感受不到干扰。自然的溪水流经他或者就在他身边流淌；他是不易察觉的流动的最好导体。我说的这种品质或者素质在户外生活的大多数人身上都能找到，这些人包括士兵、猎人、渔夫、壮工以及真正的艺术家和诗人等。沃尔特·斯科特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但我的祈祷并没有带来这样的人，因此我便独自启程了。

我在阿克维尔将船入水时一切顺利，可向干溪（Dry Brook）

① 宁芙，罗马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

航行时，似乎就有点不协调了。干溪是这儿的一条有鲑鱼的上好的大溪流，我很快便发现它的水量充沛得足以满足所有的实际用途。特拉华（Delaware）距此仅一英里之遥，我选择去那里，从此地出发前往是最简便的航线。一个年轻农夫帮我把船推下水，可他并没有看着我把船划走；仅有沿岸吃草的几头小牛看到我启航了。这种景象对男孩来说是份天赐的幸运，但周围也没有男孩。未及十码，船就卡在了裂缝中，我疑虑不安地查看着，发现小平底船底部的漆在旅行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转移到了这些石块儿的顶部。但我很快就有了进展，并在前行漂移的过程中取鲑鱼为晚餐。我的第一个小灾难是在钓鲈鱼的时候弄坏了钓竿的第二个结，而我行程的第一个严重障碍要数遇到一棵距离溪面几英寸的俯卧的榆树干。我修好了钓竿，榆树也被清除了，我期待着去往特拉华的航行能更顺利；但在这一天以及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发现去特拉华的路线有很多分支，这令航行者非常为难。这儿的溪流似乎有太多的想法，流向总是不一致；无论我选择哪条支流，我都非常确定我原本希望选择的是其他一条支流，而非所选的这支。船总是卡在缝隙里，于是我不得不下船，或者将船猛撞到满是柳树的岸边，为此我可能丢了帽子，也可能伤到钓具。总之，第一天的航行并非令人欢欣鼓舞。我仅前行了八英里，一腔热情被打个精湿，更别提衣服了。中午时分，我走进一个看起来还不

错的农舍，要了点牛奶，我非常确定节俭的女主妇已经将牛奶脱过脂了，因为牛奶上面的蓝色^①感染了我的情绪；晚上回到露营地，我基本确定要放弃清晨的计划了。不同于我所熟悉的原野和森林的寂寞，河水的孤寂让我压抑。在森林里，万物与你很接近，你触摸万物并与其交换着彼此的有无；但在河上，即使像这条河这样窄这样浅，你也会觉得很孤立，远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更容易被那些与世隔绝的鬼怪所掠食。前方，是狭长的无人景象，静寂的黑暗漩涡，溪流无尽的单调独白；岸边是如自得其乐的野兽般的岩石，半隐半陷于水中，令人猝不及防；一只孤独的苍鹭到处飞来飞去，就像你一样围着一个地方打转，忧伤地拍打着翅膀，直到消失在视线之外，或如同憔悴的精灵站在多阴的山边，你经过时发现，它那静止的形体在一片暗绿下显露出来；树木——柳树和桤木居多——包围着你，遮蔽了田野、农舍和经过此处的道路。诸般景象和那脱了脂的牛奶一起使我的情绪阴沉，以致此次出行很难成功。橡胶靴也灼着我的双脚，好似灌了铅一样，怎样的精神才能有足够的弹性忍受这些？发明橡胶靴的人的大脑一定受到了诅咒！穿上旧鞋，它能让水进进出出，也胜似整天穿着这齐膝高的灭火器。

第一晚，我便逃离河涧，返回森林，并得益于这种改变。回

① 蓝色可以使情绪低沉。

到森林，我好似又回到了家中一样。铁杉的枝干使我的情绪得到了好转。冰冷的泉水从山上流淌到山脚下，在泉水旁、白桦和铁杉的下面，我临时准备了炉底石。在地上睡觉，有个靠背很好，可以支撑你，你可以在午夜紧挨着它，这个同床者也不会抱怨，它还能为你保暖。一块重石头或者其他带尖的支撑物在脚下也会有帮助。能在地上挖出点地方就更好了，几英寸深就能容得下你从臀部到肩膀的这部分身体，你的全身重量便可以平均分配。是西部的猎人和向导告诉我这么做的。基于同样的原理，沙地和雪地都是很好的床。你就做一个让自己感觉舒服的模式吧。那天晚上我在两块原木间睡觉，这两块原木是剥皮机十多年前剥过皮的。因为它们把树皮留在了那里，也因为铁杉树皮是十分好的燃料，所以我就有不止一个理由来感激它们了。

早上，我觉得精神恢复了很多。似乎夜晚帮我战胜了威胁航行的心魔。如果我能战胜脱脂牛奶的心理障碍，那么我将越发欣喜地完成到汉考克（Hancock）的五十英里航行了。

当一个人早上拔起帐篷后，他会一再回来看是否落下什么东西。的确，他感到丢了某样东西，那是什么呢？他遗落的是他自己的忧思和冥想，以及他在此居住时的生活片断。他在哪儿把衣服挂在树上，他在哪儿的树枝上睡觉，他在哪儿泡的咖啡，在哪儿用煤火烤的鲑鱼，他在哪儿的棕色小水洼里一次又一次地饮着

流泉，他又是在哪儿长久凝望着头顶低语的枝丫，他落下的是他带不走的東西——是他自己的烈焰和骨灰。

据说某些猎鸟有时能隐瞒住自己的气味，不让一丁点儿跑到空气中。我想也会有一些人，他们的精神气孔总是封闭的，我猜测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点。他们的内心从不照射到虚无；他们没有无回报的向往和共鸣；他们不会像羊将自己的毛丢在荆棘上那样将自己遗失在路边。

据我所知，一个白人靠一条船从未在特拉华的这条分支上顺流直下过。松树和铁杉做成的木筏在上下起伏、潮起潮落间损坏和坍陷；作为乘船寻乐的人，我似乎还是第一个。因此我的到来对水里和陆地上的大多数生物来说都是个意外。田地里的牛对此没有防备，当时它们正在及腿深的水中反刍，掉过头看到我，便猛地吞下剩下的反刍食物，好似看到幽灵一样跑开了。我的出现也出乎卵床上和就食处的鱼儿的意料；我的影子倾斜到它们身上时，它们便马上散开，如同小鸡见到鹰一样。我同样惊扰了一位老渔夫，当时他坐在碎石滩的沙嘴上，背对着上游，悠闲地在深沉寂静的漩涡中垂钓，还喃喃自语着。当我滑入他的视线中时，他松开了紧握着渔竿的手，张口结舌，不知所措，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应我的招呼。我在河水中转弯回望时，看见他仓促离开了。我想也许他垂钓了四十余年都没被人打扰吧。我惊扰

到了鹰、苍鹭，还有渔夫。我也突袭了来不及跑回洞中的麝鼠，乘船而下与它们赛跑。当我把胳膊放进溪水中划圈时，一只黑鹰立刻从一棵死树的树梢上腾起，急忙地挥翅飞走了。一只必胜鸟追了过去，一会儿工夫便消失在苍鹰那巨大的羽翼间，我设想这只必胜鸟一定坐在苍鹰的黑背上，敲打着这只王者之鸟，而这敲打又显得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我也干扰了两三只在沿岸捕鱼的貂的活动。它们看见我以后，飞奔到岸边，立刻伸出鼬鼠般尖尖的鼻子，想探明是否有危险逼近。在柳枝后面的小湾，我也让一些女学生吃惊了，她们穿着短裙，在水中嬉戏。我确定，那个看似勤劳的家庭主妇也一样感到惊讶，我沿她门前的河岸走去，手里拿着桶，出现在她的门口，向她要牛奶，我预先有所防范地表示，自己不介意新鲜牛奶上面的黄色浮垢。

“你想要什么样的牛奶？”

我回答：“你这儿最好的牛奶，给我两夸脱。”

“你要用来做什么？”语气很紧张，好像我会炸毁什么或者用牛奶烧了她的畜棚似的。

我答道：“哦，我自己喝。”语气好像我常喝牛奶一样。

“好的，我应该能给你一些。”她很快就带着装了牛奶的水桶重又出现在我面前，看到有小黄片漂浮在上面，我很高兴。

第二天，经过了几个低坝，但没遇到麻烦。我下了船，站在

挡板上，因为有许多渔线，船便轻得像片碎布似的，在漩涡里来回打着转，那样子好似马儿认出了主人一样。下午，顺着一个小长涡流而下，湿润的西南风扑鼻送来宜人的草莓香，我向近岸的一片草地划了不远，便告别了雏菊，而将熟透的浆果装满了杯子。浆果，无论是红的、蓝的，还是黑的，对野营者来说，都是一种特别的眷顾，一种并未指望过的奢侈，于是我十分珍视。又过了一会儿，看起来要下雨，我便在岸边停下，躲在铁杉悬垂着的茂密枝条下，享用起浆果和牛奶，很高兴午餐没有耽搁太久。上游传来年轻人的声音，我朝那个方向望去，看见两个男孩乘简易筏子顺着急流而下。他们正开心地比赛着，每个人手里都握着竿，敏捷地躲开岩石和其他障碍物——他们这么早就开始培养撑筏人的那种责任感和危险意识了。他们看见了我，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那个人在我们做筏子时从我们身边经过。如果当时知道他能到这儿，就可以让他载我们一程了。”

他们靠近了，将筏子引上岸，在我旁边绑好，把竿也放在系船索上。他们是十岁的乔尼·德怀尔和十二岁的丹尼·德怀尔。他们很友好，既不害羞也不鲁莽。乔尼是我们聊天的主力，他有着像鸟儿一样甜美悦耳的嗓音。情况大概是：丹尼一两天前跑到上游五英里外的叔叔家，乔尼去追他，并用筏子将这个小逃犯带

回家；很难说是追赶的乔尼还是被迫的丹尼，谁更觉得有趣。

我问丹尼：“你为什么跑呢？”

“哦，因为，”丹尼很平静地回答，“原因多得说不过来。”

“你知道的，男孩有时会这么做的。”乔尼说，一边冲他哥哥笑了笑，我觉得他们在这一话题上达成了共识。

他们都会游泳，而他们的筏子看起来却十分危险——三块旧的厚板子，两块横木，一块用来搭乘的断板，既没钉子也没藤条固定。

乔尼说：“在有些地方，一块木板在这儿，另一块在那儿，但我们设法留在它们上面。”

一个对另一个说：“我们丢下筏子，剩下的路一起坐他的船吧？”

“好的。先生，我们可以吗？”

我同意了，于是我们很快又启程了。这两个孩子很享受航行的过程，一路上很是顺利；船滑行而过，迅速回应着船桨的推动。他们很喜欢我的船；也赞扬了我的操舵技能，还夸奖了我的渔竿和我从上到下包括那可恶的橡胶鞋在内的所有装备。每当船卡住时——我们卡住了好几次——他们就会立即跳下船，光着腿脚把船拉出去。

乔尼说：“我想如果你让船径直，自己航行，它能找到最深

的水域。是不是，丹尼？”

丹尼答道：“我想是这样的。”我发现男孩们说对了。

我考他们的自然史知识。沿途我曾注意到有很多死鳗鱼躺在河底，我认为它们是死于鱼叉。乔尼说：“不是的，那是八目鳗，它们一旦建巢产卵之后马上就会死。”

“你确定吗？”

“他们都这么说，我知道那是鳗鱼。”

于是我用桨板从深水中捞出来一条，仔细察看了一番，确定那是一条八目鳗。它的头上有排洞，吸嘴很难看。我也注意到了八目鳗的巢穴，在那儿，水流浅了几英尺，并急速流向裂缝；它们由小石块堆成，好像一蒲式耳左右的大鹅卵石被倾卸到了河底一样；偶尔它们会离水面很近，在水上形成一个大波纹。鳗鱼用嘴吸住石头，因此能随意将其移动。一位老渔民告诉我，即使是身强力壮的男子也无法将一条大鳗鱼从其所吸附的岩石上弄松。鳗鱼就是这样紧紧扣住猎物，然后将其生命精华吸食出来。我的一个朋友说，有一次，他在圣劳伦斯看见一条有他胳膊长的梭子鱼被一条八目鳗吸住了。梭子鱼奄奄一息，身体发白，鳗鱼已经吸出了它的血液和精髓。这条梭子鱼被抓住后，就向石头上猛撞，徒劳地努力要挣脱鳗鱼，最后也不得不向吸食者屈服。

“鳗鱼并不全都会死，”丹尼说道，“因为它们不都产卵。”我

也注意到死掉的鳗鱼都是同样大小，毫无疑问也是同样的年纪。

鳗鱼和章鱼一样，是这一带水域的魔鬼，可能没有任何悲剧能比这恶魔慢慢吸食岩鲈鱼或鲑鱼的生命更可悲的了。

男孩们都已经入学了。他们的老师好吗？

“对我够好了。”乔尼说。

“对我够好了。”丹尼附和道。

在“吠隆声”（Bark-a-boom）下面——这个名字值得保留，他们与我分手。我很不愿意和他们分开；那悦耳的噪音和那纯真的伙伴关系很合我意。我带着些许的确信，认为他们该离开家，抛弃那些卑微的财产，同我一起去航行。

大概四点钟时，和暖的充满水汽的西南风带来了预想中的雷阵雨。暴风雨在我前方的山后迅速扩展。不久，我就看到前方一英里处有个带桥盖的长木桥横跨在河上，我便将桨置于水中，用尽全力，以便在暴风雨到来之前抵达桥盖。我和暴风雨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暴雨有风助力，我也有风——不过是在牙齿里。桥在萧沃城，我侥幸在雨打到身上之前到了桥下。在桥墩周围，暴雨倾泻着、咆哮着、鞭笞着！我满足地向外望去，看见“被大风捉住、卷起”的水珠化为泡沫，打在潮湿、没有上漆的萧沃城的房屋、畜舍和树木之上。

另一个旅行者——一只斑纹羽翼的夜鹰——也遭到暴风雨